



銀

卷之十

15
1222
10



45
1222
10



五雜組卷之十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一

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也但於眾木為後耳
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獨以春
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
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柏為蒼木之長故松從公猶
公也柏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

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柏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案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而從公猶徂至劣而從侯豈亦以蟲之長乎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外朝之法面二槐爲二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黃中懷其美故二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

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妄誕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卽此類耳吾聞荔支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云敲之聲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禪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

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閭雪峰見唐時枯木蒼而枯木蒼質紋形色政與禪陽孤桐相類色如黃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爲數千物也二處寺僧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兵火廟宇樹木盡爲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廡間經今又三四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此爲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

無鴉聲下無荆棘蒺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語恠乃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二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二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予遺後八十二年為元世祖二十一年故根復

發於東廡頽址之間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為火所焚今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

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為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
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
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
直至巖頂寺僧自巖垂繩縋下度之得二十丈
云而幹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
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
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梲木徑亦逾丈
其最中為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昇拽之費不

與焉然川貴箐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
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鷲獸出入山中
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繩罽虎豹食之采者以
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
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即求之終年不
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
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垣之二年

五穀經 卷一
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踈上參雲表大者蔽虧
百畝老根蟠拳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
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
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古作案
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
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
之者北人皆不釋而取之故棟梁多曲而不直
什物多窳而不緻坐是故耳榱桷椽章自古稱

之而榱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
之榱半埋沙土故截以為棺謂之沙板佳者解
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
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百
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為貴
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
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為貴耳然終俗人之
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瘤柯

五穀類 卷十 六
礪者截以為器蓋有瘿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觀但有南瘿北瘿之異南瘿多楓北瘿多榆南瘿蟠屈秀特北瘿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見瘿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室見以瘿木為浴盆此以大為貴也南方磊塊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為貴也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謂可以為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為扇墜人之好尚不同如此按劉子云榿楠鬱麇以成緹錦之瘤則瘿木

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柏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茶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知五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

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
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
則不復長旁幹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師報國寺
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幹旁
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夭矯如游龍然寺僧恐
其折每一幹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
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水
燕談載亳州法相
寺矮檜亦類此
三衢爛柯山中有數松盤拳感縮形勢殊詭余

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
碣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
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
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
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
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
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一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名爲
義松余在福寧南峰菴見一榕樹亦然作門出

入其實非幹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漸低則根漸高而成幹矣今人有偽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爲義宅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柏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室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

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卽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疎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二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之曰

此樹爲汝生也。今宅旣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桐。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病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聲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有柳栢賦。似是柏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閩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餘亦與柳不類。俗名爲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梓也。櫟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齒替也。芙蓉也。一花而數名者也。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下卦者多。取爲式。或式。

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夫棗地是也
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
曰楓夫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
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楚中有萬年松長一吋許葉似側柏藏篋箝中
或夾冊子內經歲不粘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
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
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柏有根鬚數條
未必是苔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
苗時甚珍之既老則茹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
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淪而瀹之
亦可食也考之圖經踈而臭者乃樗身蓋一木
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認槩呼爲
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
貼弓備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

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汪南目之所見
者已不下二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
大如斗者太姥玉壺菴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
松栝齊稍計高二三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
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
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歲竹見雪
峰語錄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
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
十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一月十二日
皆可栽太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梢使
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
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
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
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

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
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
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豪養
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
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
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錄
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

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尾柱海
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少
室山竹堪爲甕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
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
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芾竹其長百
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永昌有漢竹一節受一
斛羅浮巨竹圍二千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一丈

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簾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
黃白仲詩有簾竹為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及
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為箭故名之
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為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
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
此沍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

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
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
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
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
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
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
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
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
按陶穀清異錄載浙中有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為山蘭其香視家蘭為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為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為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即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為風

天親竹皆雙
岐自是一種

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玉蘭則另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瘦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剷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蟲蚋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

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
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
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
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
獻諸舅姑燕姑夢天與已蘭文公遂與之蘭而
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
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芣苢
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菡萏間一

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
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
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邊人八簋乾榛與
焉榛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榛商書若和羹汝
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也可見古人卽生青
梅未得見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標梅之咏今
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蓄於盆盎有間從南方
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
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豈不冤哉然

五經總目 卷之十 五
余宦西北十餘年卽生薑芽亦不數見也
自暗香疎影之句爲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
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實政與古人意見相
反閩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
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
於山谷間豈俗子可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
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
落而謂之落也不賞翫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己也卽芍藥古人亦以調食使今人
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
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駮其皮青白遠望
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棣
隰有樹檉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
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
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
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為遊戲之龍乎又
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識得莢迷莢迷尚可得駁
馬莢迷與六駁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迷得
莢迷而悞以為駁得駁而悞以為駁馬其去本
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為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為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
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
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
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

瓜者方言謂之拋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
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拋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士
子上已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
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為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
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
而遞嗅之果然夫香壓衆花而名不出里閭余
至今尚為此君扼腕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

忘憂而詩之所謂諼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氏
曰諼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
得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
必不可得也使果為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
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
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諼同音遂以忘憂名
之此蓋漢儒傳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
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
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

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
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由有廬疆場有瓜
是剥是殖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
醃瓜為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
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
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
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甯瓜等十餘種
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甚
美燉煌西羌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
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
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之
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綵華
中裂之不四析也為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
巾覆也士處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竈而已庶
人斲之不橫斷也古人以一瓜之微乃極其瑣

屑若是既殖以祭便欲壽考受祐而食之之法
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為訓宜
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二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
為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為匏不可食
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
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言但可翫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
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

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
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
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
人以長而曲者為瓠短項而大腹者為葫蘆卽
匏也亦謂之壺爾風八月斷壺鶡冠子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
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
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
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為二種固亦無害乃釋匏而又釋壺與瓠



為二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
成字為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
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拗其頸結之若
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
以能結之也或云以燒酒沃之則軟而可結山東亦嘗見之但長頸者另一種耳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二種最甘好者為羊角蕉
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閩廣
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

開花殷紅鮮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槌置
 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
 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鱗色葉長四五尺
 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
 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
 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實朋親識賞者如雲
 以為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
 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

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
 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
 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葉計長不能以寸
 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一本二十年中僅見兩
 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
 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
 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
 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

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卽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卓筴而實若蒸栗土人謂之肥卓果或云卽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而山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主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

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爲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爲名耳蓋古之重芍藥亦初不賞其花但以爲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適於口故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單辦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

牡丹自關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
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荆棘無別土人
皆伐以為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濮州曹南一路
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
蔬菜然縉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
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三尺而止余在嘉
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
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

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
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
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萌芽時以
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
先生在關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
甚詫以重價購一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
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為之以
欺人也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浙也此一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二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年即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貲力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

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艷政似清華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味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為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妬葢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茶醺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

一種妖媚丰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
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
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揚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
施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野語言絕類聚八
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施子有何干涉七脩類
彙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
以繡裘花當之余謂郎仁寶與楊用脩皆因不
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

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朵爲一簇問其人曰
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旣云絕類
則亦必八朵相簇若以爲施子則僅八之一以
爲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
旣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另一奇
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
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
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

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
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竒其事以為祥瑞迺改
為瑞余謂山谷之中竒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
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
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為竒翫而
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
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
墜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
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
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
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為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
為口實至謂子美毋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
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幕落婦
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
之朝開幕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
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即落又速於木槿也

但木槿色稍艷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即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疫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者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流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閏之說言

閏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為玩往往遊處二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蓉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寔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寔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

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
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即
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
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
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
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為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
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
記所載盧懷慎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

禹錫作菊苗羹今人有以玫瑰茶薇牡丹諸花
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
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
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
過時摘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茁馨香酷烈尤奇
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厨人烹滷調
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
生咀之或以點余耳未聞有為羹者亦不知公

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貴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千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方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尺者花巨如盃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

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三四頭迨秋亦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卽有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蓋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州一諸生家觀牡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高樹之外幾無尺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囑夜復皓月照耀

如同白晝，權呼謔浪達，且始歸衣上，餘香經數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勳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凡數百本，末皆齊正如一，無復時下參差左右，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既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變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戟之內，蕭然有東籬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一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雕欄畫棟，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風苦雨，炎晝晦夜，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

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壯年而徒闌閨於末景也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矣滁為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母論其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貫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月長芽之候芽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夏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他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二數也

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缺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即有牡丹花計其工九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為貴耳其實不時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降後即掘坑壟深四尺寘花其中周以草藉而密壘之春分乃發不秋即槁死矣南方攜入北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

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
絕故段成式謂卽薔薇花楊用脩謂卽揚州瓊
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
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
在三吳一本千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
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薔薇玫瑰酴
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
也

蜀孟景潛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
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
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籬披散漫至不可耐及
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
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
也不亦宜乎
兗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
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橫如人倚劍之狀
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

五經 卷十
桂劍臺登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
疾之說亦不過廉頑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
然耶抑好事者傳會之也余在張秋見所謂桂
劍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
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桂劍之風而興
起者耶可為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
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
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
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
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
鑑梁武帝木棉卓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
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
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
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
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緼絮馳荆棘中卽裂示不
如氊貉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

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友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名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即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名仙以紅梅爲題以儂頭牛爲韻箕云雪骨冰肌孰與儂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此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一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

好事者爲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蓋翠嫩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曠即槁須置池畔巖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芝者菌蕈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泥甬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宋景德間天書興丁謂獻之至十餘萬本政和

五帝紀 卷一
間花石綱興郡守李文仲米及三十萬本有一
本數千葉眾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蕈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
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
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
還寺往返既久有汗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
懼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椰子
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煎油作菜油市人
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

慎也

凡菌為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
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琴幸以痛
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
山忽得奇菌歸以供眾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
德明亟嘗蕈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
至虜理折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
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
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汚其口亦庶幾陳仲子

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竹者於其家竹林
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
種瓜為業園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
片即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
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摘大而
晚熟有小孔如針窟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
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臯鎮成都有
甜大如斗欲以進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

以針刺其蒂流血雺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
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
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
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臞而
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話之道士曰此肉芝也
壽等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禎廷評於廬州
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
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五經集解 卷十
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

滇中有雞蹤蓋菌蕈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
醬可以點肉亦閩中烏醃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
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即化人多牽羊豕之類
繫樹下遙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
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
無毒殺諸蟲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且其氣
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

藥物而已又有馬兜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
當椒用有回回吉狀如榛子磨入麪中極香兼
去麪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
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執之
不其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貧宅
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
一爐至夜中墜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
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

五經卷一
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
當不誣也

未樂初天妃宮有鶴卵為寺僧所嘗將熟矣老
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雛出僧驚異探其
巢得香木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
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
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狼

糞烟亦直上故烽墩用之北虜氍帳中數百人
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
也

血竭一名麒麟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
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二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
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
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奈酒時勉因上无夜拾
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
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

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
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
事忤旨為金瓜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
雖重可為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即取昇之遂得
甦時論以為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錫樹之脂
驗者以透指申為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
即丁香也有雌雄二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
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從理解為兩向若雞

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黑堅沉
永者為沉香滯斑點者為鷓鴣沉半沉者為穢
香形象雞骨者為雞骨香象馬蹄者為馬蹄香
在土中成薄片者為龍鱗香亞於沉香為速香
不沉者為黃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
迦廬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矣
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

顏雪香裊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
又有瓠香猊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
千次者亦五六千近海旁常有雲氣舉山間
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二三
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
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漩渦龍伏其下涎
常湧出為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

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
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
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
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
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
嵇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
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萈陸夬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

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
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臯肉祭之俟鬼火叢集
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即能言語矣
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
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
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
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
孰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五雜組卷之十終

瀨桐郡

齋藤次之

